

钱塘江

茶香石笕岭

■ 方春均 周光荣

绍兴会稽山脉东白山。当最后一缕春风裹着湿润的气息掠过石笕岭，去往浙东大白峰的脚步明显多了起来。

蜿蜒山路上，有两拨人在行走，目的地都是海拔700多米的龙门顶茶园。一拨人神情轻松，是去看那株树龄超300年的杜鹃王的。一拨人行色匆匆，是去龙门顶茶园采茶的。暮春无疑是东白山最热闹的时节，特别是龙门顶茶园。“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龙门顶茶叶要比山下的茶园迟一个多月。

远远看见茶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金兵站在他的农庄前欢迎着两拨人的到来，准确地说，他正急切地欢迎他的采茶工人的到来。

谷雨这天采茶忙，整个龙门顶茶园有200多个采茶制茶工在忙碌。徐金兵，一个世居龙门顶的男人，一个自称为“野人”的“山七代”，一个操着正宗当地方言“吃茶看花打电话”乡音的廖宅人。说起龙门顶茶叶，他滔滔不绝，一定要说到石笕岭，说到“换十肩”的艰难；一定要说到石笕茶，说到龙门顶32户农茶的共富规则；一定要从石笕茶、诸暨石笕、西施有型的迭代升级，说到从有形的茶叶到有型的茶业。

石笕岭位于会稽山脉东白山麓，处在廖宅村新屋基自然村至龙门顶之间，蜿蜒逶迤3.5公里，是诸暨通往东白山太白峰的主路。因山岭地形崎岖，古时挑担采茶者需频繁用“搭柱”换肩以减轻负重，当地人称此过程为“换十肩”，后逐渐演变为“石笕岭”。南宋《剡录》中记载“诸暨之石笕岭茶”为越地名茶。因该岭所产茶叶品质上乘，自唐代起便成为贡品，诸暨石笕茶为“越产之擅名者”。明时，东白山茶充作贡品，“岁进新芽肆筒”（明隆庆《诸暨县志》）。

迟到的春天

■ 许晓阳

每年准时给亲朋好友送上春天祝福的散文，唯独今年延迟了。那是因为年迈母亲病重住院，昼夜守护在母亲病床前，耽搁了。母亲三次病危，与死神顽强搏斗，终于挺过来了。望着母亲的笑容，我落笔写成今年的文字。

母亲50年代初从丽水师范毕业，分配到龙泉县乡村小学教书。母亲所在村小，离县城50多里，学校只有2名教师，20几位学生，年龄参差不齐；班里小的8周岁，大的13周岁。母亲教的是1至3年级，每个班只有6名学生。语文、算术、唱歌、体育等，都由一位老师承担，被誉为“全能教师”。

我出生在50年代末，国家困难，村小教师吃饭是“派饭”，就是在农民家里轮流吃饭，每家吃一个星期。吃的主食是地瓜、南瓜、玉米等杂粮，有时也挖点野菜补充，分配的大米很少。由于营养不良，母亲早就给我断了奶，“派饭”家农民，从牙缝中挤出的几粒大米，熬成稀粥喂我。母亲说：“我的小生命是靠农民的稀粥养的，不能忘了养你生命的恩人。”

那时的山村，不通电、不通公路、不通电话。母亲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为大人们扫盲（文盲），教农民识字、学文化，很辛苦。有时，还要背着我上课，母亲说我是个乖孩子，伏在她背上，不哭不闹，睡得香甜，不影响她扫盲。我的童年，是母亲和她的学生把我背大的。

母亲在乡村小学教了10多年书，调到城里国营百货公司，转行做了营业员。母亲心里总是惦记乡村学生和扫盲农民，割不断的情，只要他们遇到难事，母亲总想方设法帮助解决，还时常请他们到家里吃饭。

有一次，母亲教过的一位学生，不慎摔断脚，交不起住院医疗费，学生家长找到我母亲，母亲即刻赶去医院，支付了费用，还掏出腰包，把仅有的钱、粮票、布票、肉票，给了学生家长。学生住院期间，母亲经常去看望她。这位学生心怀感激，认母亲为干妈。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夜深人静，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为我姐弟仁织毛衣毛裤，过冬御寒，穿在身上暖洋洋，孩提时代，毛衣毛裤是最高档的衣裤。儿行千里母担忧，17岁参军入伍，正值寒冬腊月，新兵出发那天，寒风凛冽，天下小雪，凌晨5点，父母前来送行。母亲站在窗外，面带笑容，眼含泪水，声声嘱咐，车子徐徐开动，母亲朝远去车子挥手，冻得瑟瑟发抖，寒风吹散头发，零星雪花飘落在她瘦小的身上。望着母亲，我的眼泪扑扑往外掉。

我爱好文学，少年时期就读了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红楼梦》大观园里女豪饮“杜康”，《西游记》孙悟空赤诚护卫唐僧西天取经，《水浒》108好汉梁山聚会，《三国演义》刘、关、张“桃园结义”。这些文学作品中的肝胆侠义、忠

锺叔河先生的短兵器

■ 萧跃华

丙午正月初十，如约拜谒锺叔河先生。几个月不见，先生第五次中风，刚刚恢复能讲三两个字的“话语权”又被剥夺了。他自嘲：“大概造物者觉得我讲得太多，要予以惩罚吧！”我报告想写写故乡逝去或即将逝去的秤匠、棕匠、篾匠、弹匠（弹花匠）、锯木匠等人 and 事，他边茶谈边批示：“小谢回去拿三本题记来。”

“题记”即《念楼题记》，收入先生1946年至2025年所写题记334则，题赠对象123人，按写作时序编排。这些文字或记事抒怀或题书赠人，文体或白话文言或诗词联语，间亦采取打油诗、嵌名诗等形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章。但几十字、百十来字，却尽显先生趣味的纯粹、学问的深广、性情的旷达、人生的磊落，从而较为清晰地传递出先生虽然历经磨难，可“阅读的批判”和“批判的阅读”的态度始终如一。

这部书堪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读书生活史上一道难以复制的亮丽风景。我（84则）和小女萧璐（1则）、小儿萧和（3则）有幸忝列其中，与有荣焉。其中，《题萧家（父子昨日书）》曰：

柳子云，楚之南，少人多石。
萧打铁，生安化，霸蛮结筋。
旧城坊，题题题，本不看好。
比箍箍，买鸭蛋，他竟成功。
写家书，原应该，随时随意。
他也要，比箍箍，半月一通。
毕竟我，出平江，亦乡下佬。
性相近，仍乐意，叫好连声。
这里的“比箍箍”有个典故，十四年前，我想收集先生在所编著作品扉页的签名和题跋，我再借题发挥写七八百字小书评，合成一册。先生以“做作”痕迹太深，态度不很积极。我电话拜托，书信催促，当面陈词，一步一步往前推，三四年功夫终成正果。先生事后溢美：

“我笑他‘比着箍箍拣鸭蛋’，结果他硬是拣出了、硬是搞赢了。”《旧城坊题题题·锺叔河卷》成为先生当年“拿得出手”的赠人之书。

2024年6月15日，我给先生打电话：“我们父子往返家书400封了，您能不能给我们写几句话留作纪念？”九四老人雷厉风行，四易其稿。第一稿最后说：“这回他又要‘比着箍箍写家书’，‘打脱门牙和血吞’的曾老大也没这样搞过啊。祝愿他又能够搞成功，使我能看到这一双‘父与子’的往来家书集，如果我还还能看到的话。”

小儿一年级开始写家书，初无数量要求，2020年形成定制，父子两周一个往返，每年52封。我把“随时随意”的事“规范”成“半月一通”，与“形式主义”难脱干系，难怪先生说我爱写家书的曾国藩还“霸蛮结筋”。

《念楼题记》这部装帧考究、可圈可点的书与我关系如此密切，自当逐字逐句拜读。长沙南至北京西G508次动车徐徐启动，我便迫不及待地从最后一页往前翻，真有“读未见题记，如得良友；见已读题记，如逢故人”之感。先生对“书和人”的这些随想，我在无形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王平目睹了全过程，还当过“邮差”（捎带签名题跋书和审定稿）、“伯乐”（推荐《书屋》杂志开设“题锺题”专栏），他意识到这些东西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提醒先生保存底稿，或寄出前扫描存档。2022年夏天正式启动征集和选编工作，先后数次增删（删去我名下若干，但仍然高居榜首）。先生就编辑体例、版式规格、文字处理等耳提面命，病榻上亲自审定每页内容，历经三年多的精雕细刻终于付梓。

先生耳聪目明，思维清晰，不像卧床五年、失去发声和吞咽功能载的九六老人，治疗和服务的温馨和谐功莫大焉。我说：“这是您积的德。”先生回批八

个字：“毫无积德，只有缺德。”我回答：“不能这么说，多少读书人得到您的恩泽啊，这是积大德！”《念楼题记》90%以上的题赠对象是民间团体、晚辈后学。譬如《题张掖读书会》：“大汉张掖，文播远方。来此读书，长乐未央。”《题郑州读书会》：“郑为东道主，奇文快先睹。读书要交流，此间真乐土。”《题舟山海上读书会》：“万里关山阻隔多，飞天跨海快如梭。普陀净土行方便，正是书痴安乐窝。”《题“风雅颂”书局》：“命名风雅颂，存心天地人。”《题〈文笔〉》：“文章千古事，笔墨一生功。”《题〈开卷〉终刊号》：“《开卷》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得不止，深得东坡三昧，作以贺之。”其诗云：“一滴水可映射整个太阳，诗三百写尽上古文章。廿五年开卷亦出满三百，四分之一世纪绿鬓渐凝霜。记录了好年华回光返照，董宁文总算没白干一场。”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先生为数以百计的“铺粉”泼墨挥毫，从来不收“润笔”。他给我写斋名、赋诗词、做对联、题书名，兴之所至，再三赐予，爱屋及乌之情感何可言。晚年尤好做嵌名联，悦己娱人，声名远播。譬如赠杨小洲：“小文章能养眼，洲头景色总关心。”赠何立伟：“立言少讲大道理，伟士多亲小市民。”赠彭兆平：“兆众一身同苦乐，平凡朴素见风华。”赠陈漱瑜：“漱白石，枕清流，晴人举止；瑜人怀，隐者藏。”赠周实：“周道如砥直如矢，实热在秋不在春。”赠鲁克雄：“克己奉公思祭子，雄姿英发想周郎。”赠刘少龙：“少读五车犹恨少，龙飞千里不嫌高。”赠张子云：“子产厚仁存子姓，云长高义薄云天。”赠龚曙光：“曙色烧燃满世界，光尘洗净好文章。”这些嵌名联大多写在我从琉璃厂“上穷碧落下黄泉”淘来的粉笺上。

先生笔墨之交不乏无名小卒。1989年3月4日，乡村小学教师邱振智给先生写信，两人一来二去37年，先生



诗味

云的风景

竺泉

小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看天上的云 猜想云的世界的梦境 朝晚霞的橙黄蓝绿 蓝天里的如棉云彩 轻盈漂过月牙的云纱 总让人产生美的意境	别有一番秀色的胜境 不过 云的本性 是在浩瀚的天际 那道道飘荡的精灵 漫无边际的样子 如今 那些洁白惬意的云 又飘到哪儿了 终于有一天 我明白 云是漂泊的景 不必追问根底去追问	当然 那些翻滚而来的乌云 却让人心生恐惧 但狂风雨过后 天又是云舒云卷
---	--	---

心香

■ 冬雪

为了庆祝杭十四中120周年诞辰，我根据当年的日记创作了一本散文集捐赠给母校，并分发给当年的同学们。这本散文集勾起了同学们对六年中学时代的诸多美好回忆，聊得最多的，还是吃饭问题。

我们那个时候中饭实行包餐制，也就是每一位同学每个月交给食堂一定的餐费，中午就可以在食堂打菜。包餐费4元持续了很久，有凭证为据。4元，对于一个月工资收入仅几十元的普通劳动者家长而言，绝非一笔小开销。至于米饭，则需要自己从家里带来，用饭盒装好，一早赶到学校淘米、放水，然后把饭盒放在指定的蒸笼上去煮熟。

有时候，早上多出来一点别的事情，比如前一天作业太多没有做完，要补，或者自己作为课代表收缴作业，再不就是老师突然找你谈话……总之，一受干扰，淘米、放水、蒸饭这个三件套的程式序列很容易被打乱出错，其结果就是中午没有米饭吃了，我自己就有一次因为没有及时去食堂放饭盒蒸饭，中午饿了没饭吃，日月同学回忆说他是因为蒸饭没有放水，结果到中午干瞪眼，只好硬生生从旁边多多同学的饭盒里抢了两筷子饭团勉强充饥。

说得更多的主题是打菜。第四节下课，我们都会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到食堂窗口。虽然明明知道，食堂老师傅们都在耐心等我们，但我们还是每次执拗地重复这一种“吃饭打冲锋”的行为。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微信群里，同学们的理由花样百出。大多数男同学说：“嗯，冲刺到食堂就是为了快点把饭吃好，然后中午多点时间打篮球。”而女同学有的说：“就是肚子饿呀，肚子里没有油水。”有的则回答：“早点吃早饭，好到西湖边上去逛一逛啊。”甚至有人说：

被耽误的画家

“看到大家都在跑，自己也莫名其妙跟着跑，其实也不知为什么。”

这时，卷毛儿赵突然来了一句：“我那个时候老是丢三落四，丢车票是家常便饭，刚发下来没两天就丢了，没过几天又冒了出来。那多麻烦就来了，找不到的那几天，我拿什么去食堂打菜呢？告诉老师，又怕挨批评，想来想去，只好自己拿一张纸出来画一下。第一次拿着这种假车票去食堂，心里直打鼓，都不敢正眼看打菜的师傅，没想到老师傅居然没看出来，照单全收。后来我胆子就越来越大，每次车票找不到，一点也不慌，就自己画，还越画越像，从来没有被老师傅拆穿过。”这时候，双双同学评价了一句：“哎呀，你真是一个被耽误的画家。”众人皆笑之。

一笑过后，我寻思着，老师傅未必没有认出这张车票是假的。不过，像我们这种大城市，学校的学生几乎都在学校包餐。所以，哪怕碰到造假，也不是谁要诚心欺骗食堂，骗取几个菜钱，肯定就是毛头小孩又犯了粗心毛躁病，把车票弄丢了而已。这种事情在老师傅看来，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儿，用不着上纲上线去老师那儿告状。

然而，我扪心自问，要是自己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呢？我想，我这种老师眼中的“好”学生，肯定会找老师反映，因为老师不会因此批评我。但仅仅反映问题，哪怕哭鼻子也没用，还是要解决问题。最后的解决之法，无非请家长再来再掏一份钱，重新拿一份票票。这样的解决方案，比之卷毛儿赵的，看起来很诚实，但代价很高。既惊动了很多人，又付出了双倍的金钱。显然，类似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卷毛儿赵的解决方案看似擦边，其实是最经济、最省力、最讨巧的。我这样说，并不是提倡作假。

而我呢，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是平调到一国家级研究中心当一个研究所的副所长，我还挺高兴，以为还是

子》恐怕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有社会学家说过，离开校园，踏入社会，能有大出息、大作为的人，往往不是那种在学校里学习最拔尖、最数一数二的人，而恰恰是那些学习中等偏上，处事却很灵活的人。他们的话不无道理。学习拔尖的孩子一旦进入社会，常常会遇到两种情况，要么自视很高，急于表现；要么就是生怕犯错，于是墨守成规。而那些成绩中上的孩子，由于在学校里把精力都用在怎么玩要，怎么和周围人融洽相处，怎么对待老师的批评，怎么在规则的制约下做出小小的叛逆行为，怎么从挫折中走出来。他们踏入社会，一旦机会来临，很容易通过非惯常性思维，产生一些创新的想法和作为。

卷毛儿赵恰是后者。到现在我都能清晰地回想起来，她和她的闺蜜走在走廊里开心地大呼小叫的场景。她的头发是天生的自来卷儿那种，于是乎大家都觉得她是个十足的疯丫头。而现在，在我们这一班女同学当中，这个疯丫头却是发展得最好的几名同学之一。用她自己的话说：“我这个人稀里糊涂的，就是没有什么目标，平时就知道和儿子一起成长，一起学习。儿子调皮捣蛋，制造许多麻烦，我就一直在解决麻烦的路上，不厌其烦。我们互相PK，学字比拼，我好像就在一路玩耍中从本科、硕士读到了博士。现在回想，我自己都奇怪自己居然能读到博士毕业。”

她这种能容忍、不怕败、不设限的脾气性格，哪怕不做医生，去从事别的职业，也会有出息。比如去画画，先不论名望，但她一定会是一名有特色的画家，正如双双同学所说的，她这个画家被耽误了。

而我呢，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是平调到一国家级研究中心当一个研究所的副所长，我还挺高兴，以为还是